

关于为人为文及其他

——诗集《绽放心灵的光芒》编撰感言

□陈化明

时光流转，岁入甲辰，象征吉祥的龙年悄然降临。

新年刚过，齐鲁大地瑞雪飘飘。偶尔响起的爆竹声中，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中国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的签名著作，流畅的“2024·春”字，给即将消融的冬寒增添了几分暖意。《永远有多远》是其中一部中篇小说集的书名，诗意的标题给人搭建起深邃的思维空间，不禁想起唐代诗圣的名言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

春秋战国时期，鲁国著名士大夫叔孙豹首创为人为文的“三不朽”之说，把立德、立身、立言，作为不朽之盛事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在一所大学举办的文学沙龙活动中，有学生问：“老师，你说现

在的稿费那么低，为什么有的作家还在坚持写作呢？”

一位教授赞道：“这位同学问得好，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探讨的社会问题。有同样一个问题也值得同学们思考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知道早晚是要死的，为什么还要努力活着呢？”

座谈现场，我被师生们认真而有趣的对话所吸引，蓦然想起《论语·先知篇》里的一句话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

是啊，人在这个世界上，首先考虑的，应该是生存的法则和生活的意义。这其中既有顺其自然的七情六欲，更有负重前行的责任义务。著名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《活着》，也给了读者深刻的启迪：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，好好活着都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只要他存在，就

会有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探寻。所以作家的创作，不仅是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(与自然)关系的艺术描述，更是对真与善的美好向往，对理想事物的执着追求。古今中外，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，不会因为名利而中断或者强迫写作，尽管初衷也许与名利有关。这就不难理解，路遥为了完成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不惜舍弃身家性命；众多文学巨匠宁愿忍受穷困潦倒、历经磨难而不悔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，给人类留下了用金钱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。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有一个时代是评论家们难以回避的，即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。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，文艺复兴的序幕也随之启动。那是一个文化启蒙、思想解放的年

代，也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。无数青少年怀揣探索和求知的欲望，脚下有根，眼里有光，如饥似渴地描绘宏伟蓝图，放飞五彩缤纷的向往……一顶诗人的桂冠可以收获一场爱情，一篇动人的文字可以成就美好人生……

那时候我刚从学校步入社会，不乏书生意气。心中的文学情结、家国情怀像一束光，照亮了此后漫长的人生岁月，遂把日常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形成文字，陆陆续续竟达百万之多，见诸数十家报刊，也有幸结识了许多德才兼备的编辑记者，受益匪浅。收入本书的作品，既有青年时代的情感抒发，也有中年之后的思想沉淀。虽然大部分在报刊发表过，有的做了些许修改，但因水平所限，并不尽如人意。有的(诗书画)内容相近

而书家风格不同，所以一并收入，以供读者品鉴，并提出宝贵的建议。

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，在习文著书的过程中，得到省内内外部分作家、美术家、书法家、摄影家以及众多良师益友的协助支持，其格局之大、境界之高令人敬佩，没齿难忘。

“清光满院恩情见，寒色临门笑语谐。”春秋冬夏，雨雪风霜，这么多年一路走来，真诚感谢关心我成长与创作的领导、同事，感谢正直善良的文明诗友、亲朋好友，是你们的深情陪伴与鼓励，才有了这些思想的结晶和人生感悟的升华，才可以《绽放心灵的光芒》……因此这本小书的问世，同时也伴随着我诚挚地祝福：愿心想事成，祈岁月静好！

春来金黄满篱院

□孙浩

春来，我又一次站在姥爷屋后的篱院里，眼前是洋溢着笑脸的一片金黄，这也是姥爷辛苦耕耘一生的地方。

姥爷已在这儿躺了七个春秋，没有碑刻，没有坟莹，只有晨霜晚露，朝霞暮阳。姥爷生前埋头苦干，带头致富，身后甘于无闻，归于田园。

姥爷走了，留下这一篱院的油菜，也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温馨追忆。在某个微风和煦、恬静优雅的午后，在某个街巷寥寥、人迹罕寻的黄昏，载着往事的溪流常常会在我的心头浸润流淌。

一阵清脆的车铃声，踏着时光的流韵向耳畔飘来。那时我刚上初中，学校就在镇上。

每次去学校，我都要舍近求远地从这片开满金黄的篱院经过。有时我一眼就望见在菜花丛中查看长势的姥爷，有时却遍寻不见，我也不气恼，只是把自行车停好，叉腰站在路边等待，很快熟悉的有些佝偻的身影便出现在眼前。不出所料，姥爷正在油菜丛里俯身拔草。

得胜的猫儿欢似虎。“姥爷！”我蹦着跳着往油菜深处跑去。姥爷不

心疼被我踩坏的油菜，却连声嘱咐我，“小心小心，别刺了手！”我哪管这些，等到了姥爷跟前，早已遍“手”鳞伤。姥爷就捻点土，给我按上，他这是用土法子给我治伤。

我们爷俩一前一后从油菜丛出来，坐在地头唠校园生活，唠世故家常。

姥爷起了烟瘾，就拿出烟袋，吧嗒几口。烟雾在地头弥漫，我一时竟分不清闻到的是烟叶味还是油菜香。

姥爷从不问我的成绩，但却无时不在牵挂着我的学习。我常常笑姥爷这是“欲擒故纵”。临别时，我给姥爷背了一篇文言文，是沈复的《浮生六记·闲情记趣》。当我背到“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”时，姥爷竟也扭了扭脖子。“莫非姥爷听懂了，还是只是巧合？”这个谜底我最终还是没解开。

有时考得差了，我就专程来油菜地找姥爷哭诉，姥爷不急不忙，只笑语盈盈地拿种地的体会开导我，“娃儿，以前水利条件差，种地，就是看天吃饭。我每年都尽力耕种，把农活干得漂漂亮亮的。但有时‘天公不作美’，仍然会歉收。可我心里坦然无愧呀！再说，凡事

就应该先尽最大努力，至于结果如何，天道总归是酬勤的！”

我于是释然了，“不必在乎一时的得失。只要努力了，收获就是自然而然，水到渠成的！”

望着遍地洋溢着笑脸的油菜花，我脱了鞋袜，撒开脚丫子围着油菜地跑起来，直跑得额头上沁出细细的汗珠，才搂着近前的一株油菜花仰面躺下。丝丝缕缕的油菜香钻进我的鼻孔，使我浑身舒畅，不禁对着蓝天大喊起来，“苦心人，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！”

每逢此时，姥爷就静静地坐在地头看着我，一边抽烟，一边微笑。

这油菜地，这乡间小道，给我留下多少温情的回忆。

而今，呆立在篱院，只有泪眼模糊，只有悼思满怀。在村子里，姥爷是公认的德高望重、誉高齐天。

姥爷既不是村镇干部，也不是富商巨贾，为何能有如此高的号召力？全凭他正直处事，清白做人。姥爷的父亲离世得早，为了生计，姥爷自幼离家学技。他最擅长的是泥瓦活，附近的人家只要有盖房子的，都会

请姥爷去。姥爷就专挑那些生计困苦的后生跟着他去，既能吃饱肚子，又能学到技艺。姥爷带着他的班底走遍了附近的村村寨寨，经他盖的房子也遍布十里八乡。姥爷盖房子，从不“磨洋工”，也从不给主家提要求，他一心只把活儿干漂亮。

春来，姥爷最爱躺在篱院旁的藤椅上小憩。他喜欢这片油菜花，这片油菜花常常能让他身心舒畅。

那时，我们表兄弟都还小，也爱在屋后玩耍。我们摔方宝（儿童游戏），荡秋千，但毕竟年幼，不知亲爱忍让，玩不多时，就吵起来。相持不下时，就找姥爷评理。孙子说孙子有理，外孙说外孙有理。有时说得兴起，我甚至要把嘴巴埋进姥爷的耳朵里。姥爷可犯了难：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怎么办？各打五十大板吗？也不妥。姥爷只好叹一口气，摇着蒲扇走进他心爱的油菜地。我们也跟着进去，扑蝶拈花，不知不觉已忘却了争执的烦恼。

多少次我辗转难眠，向沉沉夜幕伸出双手，却什么也抓不住，捧回来的只是一片蘸满忧伤的星辉。垂泪时，姥爷的身影就在婆娑的泪眼外；遥望时，姥爷

的笑容就定格在油菜地的那片金黄里。

“高盖山头日影微，黄昏独立宿禽稀。林间滴酒空垂泪，不见叮咛嘱早归。”

前几天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姥爷家偌大的院子空空荡荡。我正疑惑：姥爷去哪儿啦？这时，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，是姥爷。他挨个屋子看了一遍，又急匆匆地迈出大门。

我忙跑过去叫住他，“姥爷，您去哪儿？”

姥爷微笑道：“我想你们了，回家来看看，我看吃的喝的都有，地里活也忙完了，就放心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姥爷就往屋后走。

我猛奔到屋后，却见姥爷已经走进了篱院。他边朝前走，边把身子埋进油菜丛，嗅嗅这朵，摸摸那朵。我尽力去追，却总也追不上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冲着姥爷的背影大喊，“姥爷，等等我！等等我！”一梦醒来，呆坐床头，泪水满襟。

人在现实中；魂，却依然锁在金黄满地的梦境里。

残阳西隐。

我多么希望姥爷此刻仍躺在藤椅上，一脸的安恬，一脸的慈祥，依旧守着他的那片金黄。